

[以]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 著

田在玮 莎文 译



劳拉比回忆录

你不可在这 童子身上动手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

——劳拉比回忆录

[以]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 著
田在玮 莎文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Rabbi Israel Meir Lau
Do Not Raise Your Hand Against the Boy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5
Miskal-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P.O.B. 53494, Tel-Aviv, 61534 Israe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 / [以] 劳拉比著；
田在玮，莎文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7

书名原文：Do Not Raise Your Hand Against the Boy

ISBN 978-7-5012-3584-1

I. 你… II. ①劳…②田…③莎… III. 劳拉比—回忆
录 IV. K833.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2153号

图字：01-2009-0422号

责任编辑 逯宏宇 周 曦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韩玉清
装帧设计 小 月
内文排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书 名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
Nibuke Zaizhe Tongzi Shenshang Dongshou—Lao Labi Huiyilu
作 者 [以]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
译 者 田在玮 莎 文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19¾印张 4插页
字 数 328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9月第一版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584-1
原版书号 ISBN 965-511-754-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您感受到了什么？”“您当时在思考什么？”“您想起了谁？”这只是在 我诵读完《卡迪什》和几段《诗篇》后，听众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我在参加奥斯威辛—伯克瑙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的纪念典礼。天气寒冷，漫天飞雪，典礼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我对与会的几千人，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统、美国副总统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总统和首相们，不禁心生怜悯。这种抱歉的心情甚至超越了我对在场的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也包括我哥哥拿弗他利的同情。我们早已习惯如此，我们可以穿着褴褛的条纹制服，光脚蹬着木屐，列队站立数小时。然而，60 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还活着，尽管我们遭受了种种磨难。

我闭上眼睛，诵念着《诗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在“愿你伟大的名被尊为圣”的祈祷中结束了吟诵。

眼睛虽然闭着，受害者的模样却清晰可见。我看见他们从我身边走下火车。我看见他们就站在原地接受“挑选”，“那些去死，那些可活。”我看见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时，眼中流露的惊诧。我看见盖世太保和他们的乌克兰仆从们将那些人推来搡去，拳打脚踢，还有他们牵来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恶狗。我看见士兵们强行从父母亲的怀里夺走孩子。我看见无数家庭因残暴而支离破碎。直至今日，与我童年梦魇相关的三样东西：火车、皮靴和狗，仍然令我心绪纷乱。

我听见“快，快！再快点，再快点！”的喊叫。我听见犬吠。我听见孩子们“妈妈！爸爸！”的尖叫。我听见母亲们痛苦的哭泣，看见父亲们为保护怀中的孩子而被步枪托打得鲜血直流的脸。

尽管我对总统和首相们心怀应有的尊敬，尽管我对与我命运相通、逃离水火的兄弟姐妹们满怀爱意，我却一个也看不见他们。相反，我看到的

是，那些在这里，在奥斯威辛—伯克瑙被残忍地切断生命的人们。我为他们祈祷，也为那些死于其他灭绝营、集中营、隔都^①、森林和强行军的人们祈祷。

2005年1月27日举行的祈祷会是一起独立事件，而握在你手中的这本书将变成一盏永恒的明灯、一份不朽的纪念。它会告诉我们的后代，那条阴暗的隧道中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们冲破黑暗的火花，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和信念之光。

尽管大家不断请求我撰写自传，而我亦有此意，却一再拖延。即便是现在，这也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自传。我供职拉比的那44年，从一个特拉维夫低收入社区的拉比成长为以色列的首席拉比的每个阶段我都不会做交代。书中没有讲到我在特拉维夫的拉比法院担任首席法官以及我在耶路撒冷的高等拉比法院当院长的15年，也没有提及发生在那些墙垣内的奇闻趣事。在这里我也不会描述自己在宗教和世俗高中任教的那11年。更不会讲述我在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那25年的经历——从埃及的陶菲克港到南部，到黎巴嫩的那巴提亚，再到北方。你面前的这本书不会详记我如何支持无数的公共服务机构，其中包括苏联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以及临床试验委员会，它是以色列试管婴儿领域的开拓者。我没有讨论我在解决复杂的争端，比如提比利亚亵渎坟墓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本书也没有记述我在大拉比委员会的心脏和肾脏移植部门以及在内坦尼亚的青年进步公共事务委员会任职的情形。我和慈善组织共同完成的大量工作以及其他为公共事务所做出的努力也未在本书中提及。

你会在这本书中读到什么？是我对于大屠杀的私人记忆，我如何从身心的折磨中逃脱，以及我是如何在没有父母、无家可归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这本书也会谈到我的一些熟人，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个体，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在拯救民族和个人的奇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从烈焰熊熊的熔炉中获救，在我们的故土上建立起一个民族的家园，从大屠杀转变为复兴——这就是此书所要讲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的烈焰已然渐变成发光的余烬，自然而然地减弱直至熄灭。我正在试图煽风点火，让这些余烬复燃，不至于从此消亡。安妮·弗兰克，一个14岁的女孩，成功地震动了全世界人的心。希望我这个与她不同的故事能够触动读者的良知，激励他们重新思考，追问灵

^① 犹太人隔离区。

魂，或许还能得出如此的结论：无论大屠杀带来怎样的谜题和困境，我们将在上帝面前，行活人之路。

所罗门王向圣殿献祭时宣称：“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有时，神灵就栖息在一个隐匿的世界里，一块神秘的幕布后面。克兹克的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曾经说过：“我无法崇拜一个一路走来步步清晰的神。”如果凡事都是可见可解的，那是友谊，不是神性。当约瑟发下神秘的指令，命他的哥哥们将卞雅悯带到他面前时，他说：“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信仰是通过深不可测、无可言明得到检验的。我是一名信徒——此生不渝，直至身死。上帝用苦难考验我，却还未将我交予死亡。我不相信巧合，但我相信神意。那些还未找到答案的问题仍旧是个问号。为什么它必须发生？为什么我的哥哥米雷科——愿主为死去的他复仇，被人从我们的母亲身边夺走，而后走向死亡，而我与她分离，却活了下来？显然我将永远不会明了，但是这并不会削弱我对造物主的忠心。就像我们每天在晨祷中复诵的那样：“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他的手中”。

“我要在他众民之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每天醒来，我都虔诚地吟诵着“我感谢您，永存的主，感谢您怜悯地归还我的灵魂”。

我对我哥哥拿弗他利心存无限的感激。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无数次冒死保护我，确保家族拉比传统的延续。本书仅仅表现了拿弗他利为此所做努力的很小一部分。来到以色列时，我们在阿特利特遇见了大哥耶霍舒阿。他和拿弗他利，以及我的姑姑、姑父和老师一起，在对我的教育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尽一切可能帮我忘却自幼成孤的苦痛。

我在心中对妻子查娅—依塔存留着一份特别的感激之情。她承担起组建家庭的使命，与一个根本不知道家为何物的人结成了终身伴侣。对她而言，这份努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而且她出色地应对了我们共同面临的所有挑战。

本书的最重要读者是我的孩子们。尽管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我从未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过。拥有这些孩子、他们的配偶以及我们的孙子们是我和妻子的福气，他们每个人都对上帝心存敬畏，承蒙上天眷顾，赐予他们宝贵的才华。他们实现了我们最由衷的心愿，他们是我们胜利抗敌的非常成果。

我相信，阅读这本书时，他们以及他们的同龄人会了解生命神圣的崇高价值，以及以色列永恒荣光的秘密。

在此我要感谢新消息出版社的杜夫·艾肯沃尔德社长，是他鼓励我用原汁原味的希伯来语撰写这本回忆录，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直至辛劳得到报偿。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阿娜特·梅丹的倾听和关注，感谢提尔查·阿拉兹完美的工作和敏锐的感受力。我也要深深地感激西蒙舒斯特公司，有了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这本书才能呈现在英文读者面前。

我将以造物主的一段祷文结束前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向天祷告，祈求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会像我和我的同伴、这些“归家的孩子”那样，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被迫穿行于苦痛的道路之上。

伊斯雷尔·梅厄·劳
特拉维夫

2005年3月（希伯来历5765年亚达月Ⅱ）

引文出处：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创世纪》22:12

我虽然行过——《诗篇》23:4

因为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诗篇》116:8

那些去死的人——犹太新年《密西拿》1:2，在敬畏节日的礼拜仪式上

诵读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诗篇》116:10

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列王记上》8:12

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创世纪》42:15

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诗篇》118:18

创造世界之主——《巴录书》晨祷祷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诗篇》116:14

我感谢——早晨起床后祷告的第一句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

归家的孩子——《杰里迈亚书》31:16

目 录

前 言	3
第1章 最初的记忆——蹂躏	1
第2章 家族事务	14
第3章 一次拯救生命的演讲	21
第4章 布痕瓦尔德——黑暗隧道与光之火花	30
第5章 解放	49
第6章 枯干的骸骨	65
第7章 登陆“应许之地”	78
第8章 学会适应	95
第9章 身体力行	112
第10章 《托拉》的基础	132
第11章 人民的脊梁	147
第12章 为我做媒	172
第13章 追忆	191
第14章 “他以力量束以色列的腰”	203
第15章 做善事	217
第16章 伊扎克·拉宾——倒塌的桥梁	233
第17章 与教皇会谈	241
第18章 为了和平	260
第19章 普雷肖夫——回复古时荣耀的王冠	285
第20章 “活人之路”	293

第

1 最初的记忆——蹂躏

章

父亲站在驱逐点——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画面始终伴随着我。这是铭刻于我脑海中的最初的儿时记忆。

那是1942年的秋天。当时我五岁零四个月，个头矮小，惊恐万分。为了能瞥上父亲一眼，我把脖子尽量伸长。他正站在被驱逐者的集合点，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波兰的彼得库夫的犹太大会堂旁边。父亲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穿着拉比的黑色长袍，站在人群中间，周围都是犹太人。男人们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在另一边。

我和母亲以及13岁的哥哥塞缪尔（我们叫他米雷科）站在一起。我16岁的哥哥拿弗他利（或图雷科），住在附近他工作的霍滕西亚玻璃厂里。去年，纳粹把他从彼得库夫的家中抓走，送到了奥斯威辛。两名纳粹党卫军军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中心绣有纳粹党徽的红色臂章，闯进我家的大门，冲着拿弗他利大声地嚷嚷，问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找到父亲，就把拿弗他利抓走了，并把他关进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审问拷打。1941年6月30日，他们将他塞上直达奥斯威辛的卡车。拿弗他利被送去强制劳动，但他拟定了逃跑计划。在被捕后的第40天，他实施了逃跑计划，并成功地逃离了那座地狱，回到了家中。

与此同时，噩梦也开始侵袭身在彼得库夫的我们。

那天站在会堂前的集会广场上，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危险的寂静萦绕四周。彼得库夫的盖世太保头子走近我父亲，眼里冒着杀气。他停下脚步，抽出军棍，那是一根长约三英尺的橡胶棍。他开始用尽全力抽打父亲的后背。第一棒从后面打到父亲的时候，由于太突然且力量过大，父亲禁不住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了。然而顷刻间父亲便挺直了身子，向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强烈的屈辱感。我看见父亲鼓足浑身的力气保持身体

的平衡，以免倒在那名德国军官的脚下。父亲知道，如果他倒下了，那么我们小镇的犹太精神也就垮掉了，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阻止的。

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他。当纳粹命令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须时，彼得库夫的许多犹太人都来问父亲是否要服从这个命令。父亲的回答是坚定的：如果为了让自己免于处罚，那么就照他们说的做。然而，父亲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他保留了胡须和侧边发辫，这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古老的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小镇拉比的尊严。他的抗令不遵招致了这顿毒打。

但这次殴打还有别的原因。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单单挑父亲打，是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也因为父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于德国人来说，父亲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盖世太保和彼得库夫的犹太人联系需要通过父亲，反之亦然。在犹太人社区，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对于德国人来说，殴打他、尤其是羞辱他，比殴打其他犹太人意义更大；这对影响民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一个巧合。许多年后，我从亚伯拉罕·格林伯格博士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他是彼得库夫犹太医院的院长，后来从地狱获救后，成为特拉维夫著名的妇科大夫。那时，他和小镇的犹太长老会的长老们一起站在会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身边就是我父亲。他听到父亲对旁边的犹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叉着双臂站在这里。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指甲攻击他们。我认为这样站成一圈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对抗，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父亲的话音刚落，盖世太保头子的军棍就落到了他的背上。

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屈辱。身为小孩，我还无法真正理解胡须的事情以及下令剃掉胡须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明白他们正在殴打我的父亲。一个孩子是无法忍受眼见他的父亲受辱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父亲就是英雄的化身。我知道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所有人都尊敬他爱戴他。我无法看着他被打被羞辱，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小镇的拉比。今天当我回顾战争那六年时，我认识到，大屠杀中所要忍受的最糟糕的事情不是饥饿、寒冷或是殴打，而是羞辱。不公正的羞辱所带来的无助感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伴随无助而来的，是耻辱。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

魂？我们究竟犯下了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当一个孩子看到父亲被盖世太保头子用军棍击打、用钉靴踢踹、被恶狗恐吓，被打得踉踉跄跄，受到如此公开的羞辱时，这种可怕的画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度完余生。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同时记住了另一个瞬间——我父亲用惊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要跌倒，他拒绝求饶，并在盖世太保头子面前再次挺直了腰板。对我而言，父亲那充满内在精神力量的形象完全消除了伴随羞辱而来的无助。

在那次“挑选”结束的时候，卫兵们把妇女和孩子同男人们分开。他们命令母亲、塞缪尔和我走进大会堂，在那里我们目睹了非人的场景。尽管当时年幼，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80岁老奶奶坐在妇女专区。她双手紧抓着木栏杆，手上戴着一枚特别耀眼的戒指。有一个荷枪的乌克兰士兵偶然瞥了一眼妇女专区，眼角的余光很快扫到了老夫人手上的戒指。他用俄语对她喊道：“把它给我！把它给我！”在老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上了楼，如饿虎扑食般，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拖倒在地。他用靴子使劲地踩着老奶奶，并把戒指从她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这就是会堂里的气氛。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枚戒指都比我们值钱得多。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我们的周遭一片黑暗。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被塞进会堂的小厅里。纯粹的恐怖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钳制。那天深夜，会堂的大门打开了。两名盖世太保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着：“我现在宣读一份名单。念到名字的人立即起身，马上回家。”他开始念被释放者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查娅·劳”，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没有站起来，她在等他念出两个儿子——塞缪尔和伊斯雷尔的名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德国人把名单念完了，但我和哥哥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没有被点到名的人将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秩序和纪律是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其中一人喊道：“有一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出去！”接着他们认真清点所有离开的人，并对照名单逐一核对。确实有个人没有离开，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伟大的母性苏醒了。她仔

细观察着门口那两个士兵之间窄窄的通道，迅速并精确地计划着我们的行动。她一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抓住塞缪尔。“到这儿来！”她命令道。我们跳到她的身边。无须多言，我们都知道要保持完全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贴近母亲。我们三个人必须融为一体。母亲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将我们俩同时偷带出去，就像我们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德国人关闭出口，她朝门口喊道：“我来了！我来了！”我们仨如一个人般侧着身走出大门。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三个人一起不可能通过德国人留下的狭窄通道；这个通道本来就是为了一次只过一个人设计的。我是第一个出来的，母亲紧跟在我身后，接着是塞缪尔。但是，其中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了比往常更多的动静。他面向我们，同时举起双臂，手掌朝下，向我们用力挥去，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塞缪尔在左边，摔倒在地，不得不回到会堂里面。母亲和我在右边，一下子被推倒在会堂前的水坑里。我们出来了，但塞缪尔还在里面。我们两个人得救了，塞缪尔和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他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

母亲知道，她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带回自己的儿子了。我们两个心情沉重，默不做声，快速朝着会堂附近的毕苏斯基大街21号的家中走去。共有七个房间的平房里空无一人。拿弗他利在隔都的玻璃厂工作，塞缪尔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留在会堂里，而父亲在盖世太保手中。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孤独两个人。母亲设法让我入睡，我却合不上眼睛。白天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令我心神不安。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目睹了一幕惨剧。我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站在床上，向外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的妇女躺在血泊之中，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一个盖世太保站在她身边，厚重的靴子把她的身体踢过来踢过去，搜寻着脖子或手指上可能留下的任何首饰。我惊恐地看着，身子动也不敢动。突然，我感到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她也无法入睡，也听到了窗外的尖叫声。母亲努力保护着儿子的单纯。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轻轻地把我从窗边拉开，让我躺在床上。

我仍然无法入睡，翻来覆去，徒劳地不去想这恐怖的一天，不去想塞缪尔，不去想那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后来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一开始我们没有认出父亲，那个剃了胡须回到家中的父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没有胡须的父亲，看上去是那么的奇怪。父亲把我和母

亲离开会堂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泪水从他的金边眼镜后面的蓝眼睛里流出。父亲尽管敏感，却一直如岩石般坚强而且非常克制，现在他却在哭泣。他告诉我们，当他得知塞缪尔与我和母亲分开，独自一人留在会堂里时，他就感觉塞缪尔注定会死。由于盖世太保认识父亲，父亲就到纳粹头子的办公室，求他放了塞缪尔。他提议用父亲的怀表交换塞缪尔，那只怀表是镶着金链子的贵重的沙夫豪森金表。父亲立刻掏出怀表，递给了他。那个德国人心满意足地接过怀表，却没有兑现释放塞缪尔的诺言。他只是笑着，转过身去。“我们再也见不到塞缪尔了。”父亲含着眼泪说道，那时，我明白可怕的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父亲告诉母亲有关大搜捕的传闻，说纳粹将在小镇展开搜捕犹太人的行动，他们要对剩下的犹太人做彻底的搜查。他又补充说，这些犹太人将被送到特雷布林卡去。

父亲低声告诉母亲，杰诺利姆斯卡大街有一套房子，在那里躲起来比待在家里更安全。但他告诉母亲，他自己不打算藏起来。他很清楚，这将是一次严密的搜查行动，而德国人都认识他，在找到他之前是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如果我藏起来了，他们会把整个隔都翻个底朝天。他们会把镇子里的每块石头翻过来，直到找到我为止。如果我公开地站在他们面前，也许他们的搜查会表面化一些。也许这样会给其他人一个继续躲藏的机会。”父亲向母亲这样解释着，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父亲向我们告了别，又回到了会堂，他一直站在那儿，怀中抱着《托拉》，直到德国人到来，把他赶了出去。然后他向火车走去，头昂得高高的。火车带着他和28000名彼得库夫的犹太人，开向特雷布林卡。

父亲到特雷布林卡的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当天还有一辆火车抵达特雷布林卡，车厢里装满了来自斯洛伐克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八年前，父亲结束了在普雷肖夫的拉比任期，而小镇尚需选出接替父亲的拉比。普雷肖夫和彼得库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普雷肖夫的居民讲德语和匈牙利语，而彼得库夫的居民说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雷肖夫最后的拉比正是彼得库夫最后的拉比——我父亲，摩西·哈依姆·劳拉比。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彼得库夫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首席拉比齐聚在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台上、相会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

父亲向他们发表了演说，重述了阿齐瓦拉比最后的演讲。阿齐瓦拉比

是“以色列10大殉教者”之一。当罗马人用铁梳子耙过他的身体时，他的信徒们问他是怎样忍受住这种折磨的。阿齐瓦拉比引用《施玛篇》回答他们，并宣告自己的信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華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一生都在思量《施玛篇》祈祷文最后的那句‘你要尽性……爱着你的主’”，阿齐瓦拉比沉思自语。“我已经理解了它的含义，‘爱你的主，即使他要取走你的灵魂’。我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履行这一戒律？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了，我又怎能不去完成它呢？”接着，阿齐瓦拉比背诵了《施玛篇》，并把最后一个“主”字的音拖得很长，直到他的灵魂升天。

“犹太人们！”父亲大声喊着，以便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他的结束语。“在总共613条戒命当中，我们还剩下一条要去完成：‘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以主之名，放弃我们的生命，因为主之名已包含在以色列人民的名字之中。来吧，我的兄弟们，让我们欣然地完成这条诫命。这个世界是无价值的、虚空的，是一场充满仇恨的滚沸的血雨。对我们而言，剩下的诫命就是尊崇主的名字。来吧，兄弟们，让我们欣然地完成它。我向你们复述普希斯查的西姆查·邦尼姆拉比的话：‘因为你将快乐地离去——快乐的力量将使我们舍弃世上一切的烦恼、苦难和忧虑。’”接着，父亲提高了声音，开始背诵忏悔祷文，“为我们在您面前所犯的罪忏悔”。人们重复父亲说的话。祈祷渐渐从低语变成了呼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神统治着我们，神已经统治着我们，神将永远统治着我们。”^①

自从那次在彼得库夫的家中见过父亲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他告诉我们我哥哥塞缪尔的命运以及即将发生的搜捕行动。我的记忆中罕有父亲的形象。第一次是非常早的往事，与战争无关，那是更久远的纯真年代，战争阴云尚未笼罩这个世界。我还是一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男孩，玩着父亲卷曲的发辫。下一段记忆则完全不同：人们聚在我家里，父亲正

① 第一次听说父亲那次感人的演讲时，我还在彼得库夫的隔都里，是我们镇上一个叫大卫（杜德克）·雷乌科维奇的青年告诉我的，他从特雷布林卡逃了出来。纳粹第四次和最后一次搜捕的时候，他一直在特雷布林卡，父亲就是在那时被抓去的，他听到了那次演讲。战时，部分意第绪语讲稿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1952年，彼得库夫犹太人大屠杀十周年紀念时，我的老师约瑟夫·耶胡达·瑞纳拉比（他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在耶路撒冷考尔托拉经学院教过书）将那篇演讲的全文发表在《舍阿里姆》杂志上，标题是根据大卫为约拿单所作的哀歌（撒下1:23）定的：“普雷肖夫和彼得库夫，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在谈论时局，脸上写满了忧虑。那种不安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我在做什么，父亲都陪伴着我。我端详挂在家里的他的照片，常常会想起他。无论喜或悲，或者面临两难抉择时，我都会想念他。据那些认识我父亲的人说，我父亲，摩西·哈依姆·劳拉比，是一个天才演说家。每次发表演讲前，我都会问自己，换作父亲，他会怎样表达。之于我，他无处不在。

但是，当我和母亲躲在家附近父亲为我们安排的藏身之所，杰诺利姆斯卡大街12号的房子里时，父亲并没有和我们一起。这座大房子里曾经住满了犹太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对我而言）弃之而去。顶层的一个房间里，地上堆满了木板；如果进入阁楼就必须通过这个房间。我和母亲，还有另外10个犹太人挤在这个阁楼里。他们时常向我投来可怕的目光，仿佛是在威胁我别出声。他们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母亲，好像是在责怪她不该带我来这个藏身之所，那样可能会把他们置于险境。至少我这么认为。当时我只有五岁半，他们怀疑我会大声地哭闹或者高喊“妈妈，妈妈”，那样会把他们推向死亡。他们忙着想办法让这个小孩保持沉默，但这个小孩连嘴都没张过。在离家之前，母亲准确地预见了我们的处境，她给我烤了我最喜欢吃的蜂蜜饼干。她知道吃饼干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饼干可以塞满我的嘴巴，让我无法出声。

很久以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岳父——伊扎克·耶迪亚·弗兰克尔拉比听。他让我注意到我的藏身之所与婴儿摩西的类似。“她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一个年轻人在哭泣。”即便摩西只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他却像青年男子一样，无声地哭泣。

1942年10月，我们藏在那个阁楼里面。战争在三年前就爆发了；我们一直经历着战争，熟悉它的恐怖。我能听出从远处传来的盖世太保的摩托车的隆隆声。我很清楚军棍打的是什么，也知道一直挨饿的纳粹的恶狗为何有如此旺盛的食欲。就像有着敏锐的求生本能的动物，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沉默，直到外面的骚乱平息下来，在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无意表现得像个幼童。

即使是在今天，那些恐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我闭上眼睛，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仍能精确地记得母亲烘烤的蜂蜜饼干的甜美味道。这

份回忆是困境中的安慰，是将苦涩日子变甜的那滴蜂蜜，是渴盼的焦点。但是，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我嘴里塞满了饼干，用洞察世事的眼神看着母亲，似乎在说：“妈妈，没有必要用饼干来让我安静。我知道我不能说一句话，因此我打算保持沉默。我们已经面对了各种各样的‘挑选’，尽管我只是个小孩，可我很清楚正在发生什么。”

一天，我们听到房子里传来沉重刺耳的脚步声，令人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知道德国人正在进行搜索。他们找遍了那幢房子的所有房间，最后来到我们藏身的地方。接着，奇迹发生了，真是令人搞不懂。每个进入房间的人都能立即发现阁楼的入口，但幸运的是，德国士兵只注意到了堆在地上的那摞木板。他们确信一定有人藏在木板下面。他们好像魔鬼附身一般，左右翻动着那些木板，用刺刀和步枪的枪托使劲刺着，希望能刺穿藏在木板中间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没有想过抬头看看阁楼入口。他们检查完那堆木板后，离开了房子，我也可以慢慢地松一口气了。

那天晚上，搜捕行动结束了，火车开走了。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个藏身之所。

此后过去了很多年。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特拉维夫担任首席拉比，有一天，一位来自伦敦的犹太人突然造访了我的办公室。“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我的秘书这样描述他，“他的希伯来语说得不太地道。”我无法拒绝秘书的请求，尽管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还是接待了这位来访者。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书名是《夜晚将至》。“我是莫特尔·莫迪凯·卡明斯基。”他用意第绪语自我介绍道。我根本猜不出这个人是谁。“我是来请求您的宽恕的。我曾经和您以及您的母亲一起藏在彼得库夫。”他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您那儿偷了一个苹果。您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说完，他将自己写的回忆录的影印本递给我，书中记录了他在彼得库夫的阁楼里偷苹果的故事。

书中描述了没有家人的他如何一直躲藏在那间阁楼里。他比我大几岁。我母亲从家里带了一袋苹果过去。有一次，莫特尔·莫迪凯·卡明斯基看见我把视线移到别处，于是他忍不住了，从我的包里拿了一个苹果，然后转过身开始咬了起来。就在那时，外面传来了德国搜查者的脚步声，于是他放下苹果，嘴里还叼着一块。那块苹果实在太大了，无法整个下咽，但他又不敢嚼，生怕弄出动静来，暴露了所有的人。他太尴尬了，不

敢还回那个苹果。德国人在房子里搜查了一个小时，这期间那个苹果一直塞着他的嘴，就像悔恨一直充塞着他的良心，他不应该从拉比的儿子那儿偷苹果。他一直怀着这种愧疚生活了45年。我向他保证我对他没有任何怨恨。他在特拉维夫首席拉比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宽恕，最后放心地回到伦敦，继续过他的生活。

木板事件发生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和母亲以及其他犹太人一起走下阁楼，回到家中。

那天晚上，阴暗处现出一个背着包的模糊身影，接着那个人出现在门前。当那个人影热情地拥抱母亲时，我才知道是我的哥哥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从劳动集中营来的。我记得那是一次安静且含泪的会面，他和母亲嘀咕了一整夜。尽管母亲坚持说我们需要他工作来维持生活，但拿弗他利拒绝回到劳动集中营去。拿弗他利的心被左右撕扯着，一方面，看到母亲正在遭受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痛苦，想留在她身边；另一方面，他感到家庭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肩上，他的工人身份给予了我们生存的权利。

他回忆起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父亲列出了父母双方37代的拉比。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无论是谁从这次灾难中获救，都有责任延续家族的传统。父亲朗读了《杰里迈亚书》中的句子：“耶和华说，你以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他强调，如果我们能安全地从这个地狱中逃脱，我们将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家园，此家不是现在这个家，也不是任何一个敌人土地上的家。“你的家应该在以色列地，纵然要历经磨难才能拥有它。”父亲说完，和拿弗他利相拥而泣。在紧紧拥抱彼此后，拿弗他利返回隔都继续工作。父亲的话在他耳边回响着：父亲一直相信，劳家的小儿子，将安全地逃离这个地狱，并传承纳粹企图毁灭的传统。

拿弗他利就像从天堂来到了我们身边。“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父亲走了，当时16岁半的哥哥来了，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不过，拿弗他利回家所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两天后，德国人把我们带到彼得库夫的隔都，这是在波兰的土地上建起的第一个隔都。我和母亲、拿弗他利在一起，但父亲和塞缪尔的离去让我们觉得一种痛苦的空虚感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里。有时，我们会谈起它，但大多时候我们压抑着它。我们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忍受着这份痛苦。

在隔都，我不得不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有权利活着。他们将我和哥哥一起安排在霍滕西亚的玻璃厂里。工人们在24小时运转的高温熔炉旁轮班